



資治通鑑卷八十三

司馬光 編集

元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五

起屠維協洽盡上章涒灘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

水經註扶風美陽縣有中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

西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洗翻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

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

狄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註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

禹平九土而西戎

即敍。

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敍班固曰即敍者言就而敍之內皆

其性氣貪婪。

婪盧含翻

凶悍不仁。

又悍下罕罕翻

四夷之中。

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

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

已然之效也。單音禪朝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

有常。雖稽顙執贄。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

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為彊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宣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盡

境而返比於蟲驅之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

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衛邢

長狄入三國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

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如徐夷在齊魯宋之間鮮虞

介燕晉之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及秦始皇并天下。兵

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秦紀見漢建武中。馬援領隴

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種章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

類蕃息。

蕃扶元翻

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

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

克之。

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建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

數十歲之後。將卽亮翻。守式又翻。罵之日。翻夏戶雅翻。任音壬。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

叛。

復扶又翻

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

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廿三年。

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

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

帝王所居。

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

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

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

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

蕃扶袁翻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

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

橫戶孟翻

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

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積子賜翻聚也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

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

陰平、武都之界。先零罕开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都舊白馬氏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开苦堅翻廩其

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各附本種。種車勇翻反其舊土。使屬國、撫

夷、就安集之。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孔安國曰猾亂

也夏華夏也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遠于願翻閼與礙同雖有寇暴。所

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

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前害未

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復扶又翻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為尙挾餘資。悔惡反

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

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

怖促遽。怖音布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

鳩。鳩。邊也。歷翻。爾雅曰：鳩。遠也。鳩集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謂氏羌之反。暴掠平民。關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爲讎。

敵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治直翻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

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否皮翻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更工衡翻

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

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率列恤翻。約數也。戎狄居半。處之與遷。

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領翻。以米和羹也。故當傾關

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氏羌窮乏勢必窮

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至謂所過郡縣直遞給其食也

翻戀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

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

積倉遺于季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羗呂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

憚整舉之小勞暫與同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

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

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統六郡也

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咸

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率讀曰帥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

猛內叛連結外虜帝泰始七年九年武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縣屬上

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

遠後代語訛耳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驍堅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

寒心。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

駒驪力徙其餘種於滎陽。種章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華津之

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熾昌今百姓失職。民不得安於耕猶或

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

耳。顧內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聞有國有家者

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

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夏戶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散騎常

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

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考異曰：帝紀云：以穎爲鎮北。大將軍今從本傳。徵梁王彤爲大將軍。錄

尚書事。以河間王頤爲鎮西將軍。鎮關中。形余中翻。穎魚容翻。初，武帝作石函之

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頤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用之。順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

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爲穎顯各據方鎮，以阻兵。張本。○夏六月，高密文獻王泰薨。考

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爲尚書令，改封高密。紀誤云。○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志

太醫令又以簾箱載道上年少入宮。簾，盧谷翻。說文：竹屬。宗正。又以簾箱載道上年少入宮。高篋也。少詩：照翻。復恐其漏泄，往

往殺之。又復扶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

淑妃。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毀翻。更工衡翻。考異曰：賈模、華皆曰：后傳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模、華皆曰：

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

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

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

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尙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

而已。張華處昏亂之朝。位冠軍后。而持心如此。天殆假手於趙。顧旦夕

說其從母廣城君。說輪芮翻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爲后

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爲毀己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

以裴頠爲尙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

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晉制侍中與給事黃門侍郎同管門下事。頠爲事中專任門下事。賈后之意也。頠上表

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復扶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

累。累力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

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史言華頠

以殞首帝爲人戇駘。戇陟降翻。愚也。駘語駘翻。癡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蝦何加翻。謂

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僞翻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

何不食肉糜。糜忙皮翻粥也。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

如互市。衡工更翻。賈郭恣橫。孟橫戶翻。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

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圓函方天圓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

錢體言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

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

非錢不發。問音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晉制諸王朱衣絳紗褕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愛我家

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

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

王刑賞相稱。稱尺證翻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

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

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

限者也。即令史之類阿屋之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復扶又翻下今年八

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說文荆楚木也司徒漢丞

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園陵被皮義翻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効戶得翻搔擾驅馳各

競免負。負罪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外違之故無方。

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其罪處昌呂翻誠不能

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當丁浪翻恐姦吏因緣得為淺深也。既而

曲議猶不止。曲議謂曲法而議自為淺深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

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

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檢校檢束也事同議異。

獄犴不平。犴魚曰犴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瀆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

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塞悉則翻斷丁主者亂翻下弘斷同

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事見十四卷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

之獄也。事見十八卷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事見十一卷

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

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考異曰刑法志敘頌奏續頌表表之下

康八年事時亮死乃下詔郎令史。復出灋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

革也。郎令史尙書郎及尙書蘭臺史也令出法駁頌遷吏部尙書。建九

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

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分華辟之。

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張華字茂華

先裴頠字逸民厭於鹽翻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

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溺奴關內侯

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敦徒門翻索蘇各翻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初。廣城

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數

角廣城君恆切責之。恒戶登翻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

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

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爲于僞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

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

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郭槐妬狠而垂沒之時所以告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權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

復扶又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及長

不好學。長知兩翻好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

虐。誘音西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游逸。朝直遙翻於宮中爲

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翻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

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幽東宮月俸錢五十萬俸扶翻太子常採取

二月用之猶不足探吐南翻又他紺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麵等物

而收其利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客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是也藍盧甘翻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

經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蒔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麵屑麥爲之又

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

朝侍苦亦疾也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減省

畫室以五采繪畫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鏤郎豆翻四曰西園賣葵藍之

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敗補邁翻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攣閭緣翻

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

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

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略翻刺之流血。刺七翻錫預

之子也。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

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

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咸寧元年謐后所親昵。昵尼翻一旦交構。則事危

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爲于

僞翻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

賈后殺楊駿廢太后天地之所不容也觀其姑姪之間所言若此則其心固不能一息安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

者。可以自安。更工衛翻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

娠升人也內藥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

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

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

帝在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惑懷在東宮又

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率所律翻

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

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衛率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

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父如林。

時江統潘滔王敦等皆爲東宮官屬馬融曰才

過千人曰俊

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

錄尙書事。

朝直遙翻下同

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

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華自言事任不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

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

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爲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卞知言泄飲藥而

死。

賈后剛悍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必死於賈后之手意卞言實華泄之也

十二月太子長子彪病。知長

兩翻又方閑翻

太子爲彪求王爵不許。彪疾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

爲翻